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歸田類稿卷十二

元 張養浩 撰

碑二

陽丘張氏先塋碣銘

延祐戊午舞陽尹張君如砥由聽調來京師嘗過其寓廣
不筵許樵爨索焉君危坐讀書自若余嘉其仕而能貧為喜
且媿久之後叩諸人僉曰張君向為舞陽冰蘖聲甚著宜其

孤身旅食無所戚戚也未幾偕陽立彭敬叔過余求銘先塋
竊謂以君之賢苟能文辭者疇不願為何乃下徵涼薄如走
者為哉然以同宗同里閑遂即其事狀為詮次之維張氏居
陽丘之錦川里不知為世凡幾曾大父軼其諱以族次人呼
三官人娶王氏生子林為君王父和易善殖生貧乏賑業無
所靳里有訟即兩造求直往往面斥無隱退皆說服事母孝
少不怡即前稽顙謝不輟冀霽其威嘗負如泰山母恐其罷
為減膳君感然曰我是為者本欲其安今反病之奈何遂躬

輦以行虞其頓撼復蒲其輪里中目為孝子所居邇溝
澮當夏秋淫雨水奪其途乃購石以梁其上行者迄今
德之母王氏享年八十有四卒葬其里八盤莊西北之
先塋妣劉氏四子曰信曰毅曰寬曰德舉農隱相敬愛
寬即君之考性純篤與人交肫肫無勝心歲時為食於
途以待飢者人謂有父風享年六十以至大二年八月
二日卒娶樊氏四子如砥如璧如松如衡女子二俱適
令族如砥即君字周道邃於國言早掾湖廣省秩滿調

固安州判官佐長吏克盡厥職移舞陽始獲專印剔蠹
煦枯翼厥良善於所當為勇前無所避故所至廢政胥
舉課最諸縣御史中丞縉山陳先生天祥德業冠一世
至薦君則云自上任無秋毫私觀此則君之治理可見
已既去民為立石頌愛今授承務郎松江上海縣尹未
上銘曰

世云澤物必官是資既官無聞又嗟其庫原彼之心由
弗明理理苟灼然萬善叢已於鑠賢宗其先世農靡資

於官而衆偃風維人之德無大孝義於焉不忤足蓋其
細厥孝斯何惟恐有違愉愉敬養於未色辭厥義斯何
駿奔人急凡百未安如已之責維天衛善宜後孔昌世
不一傳益遠益光謂其微耶民社兩有謂其隆耶百里
是守嘗聞利器陸剗象犀雖未試彼奚愧割雞善觀人
者初不以位其才誠良微豈吾累况其所到殆未可涯
梗楠豫章始蘖始芽瞻彼錦川其流瀾瀾碣此銘詩相
與無已

有莘王氏先德碑銘

承事郎山東憲使知事王君德新由高曾而下數喪未克舉戚不輦茹者十有七年泰定丁卯始謁告更葬其鄉莘縣西南四里所樂祖鄉之原禮也明年用御史薦授承務郎改貳河南憲幙且行持翰林待制李洄所狀先世族次官治與其出處大凡過余拜且請曰先生世名端人文不溢美苟浮於實毫黍無所假借在今言可信後所望惟公吾祖考數十年未獲安厝者今幸妥焉

倘先生宥其緩而辱貶以銘不惟德新之辜少贖而我
奕世之德之澤亦將日星於今江漢於後矣走嘗多君
孝行欲為述之而未暇茲因是請遂不復辭按王氏系
出金源近族初為完顏氏五世祖榮護衛親軍萬戶上
京留守其事功皆無所於考臚所授官則其才雄一代
為可知高祖相闕後當嗣讓其弟中都瑪國主義之遂
別授總帥戍關陝時金亂已芽凡狐鼠其境者皆望風竄匿
民恃以安次傳曾祖寬鎮淮南未幾宣宗播汴我元徇

地河址所在訔潰遂避地於南因易姓王蓋完顏華言
即王姓也兩世皆葬東平之陽穀祖鐸樸重寡言氣泰
神靜學問綜博然務韜晦不以己長病人有來從學則
諄諄竭其所有以告隱居於莘或勸之仕第曰諾訖不
出時以處士目之妣董氏內德惟稱考士美字彥徽篤
古力行縉於文而厚於質喜交天下知名士凡夫庸子
雖焰焰不與游或慕德來則亦未嘗深拒必牖其心而
納之以善教授鄉里人無髫髻淑競識不識靡不敬仰

至不敢口其姓字通尊曰居士居士云嘗南遊僑於安
豐妣張氏崇惠先生安民之女由漸濡典訓睦族宜家
事舅姑有過人行舅病背癱久未勿藥吮之而愈祖姑
九十餘齒盡脫每咀食哺之凡所嗜不待言輒先意以
集里中勅諭評語者聞其風率相戒改行其叔祖父子
曰用尚義有志槩勤恤人隱歲嘗淫玄枵發廩以食民
之逋於流者無慮數千輩周宗族貧尤無所計一門之
內仁孝之風藹然可挹德新之所以表表於時者蓋有

所本矣德新字君實執親喪不勺飲累日過於哀毀幾
殞其生廬墓凡三年每祭有烏千餘下集人謂至孝所
格由霍邱教諭辟淮西及山東憲史又辟刑部集賢院
掾史滿出為令職先是有司上其孝行朝廷表其門曰
孝子署所居里曰孝廉至今鄉人不名其官惟以王孝
子稱之嗚呼人而得此亦至榮矣哉夫士固有能立功
絕域不能取重於其鄉能威讐千萬人不能得一士君
子首肯如君之行鄉人信焉朝廷旌焉名公賢士夫稱

頌焉雖三公之貴其能孚人乃爾若夫請行以追逃庀
器以食餓論獄以存恕著書以紀聞彙先朝之政以備
實錄此蓋因事致用見於一時刀筆筐篋之微者非孝
子平日錫類兼善志也雖然觀其小則其大者可逆知
故余得併述之以為他日顯庸起本祖處士君享年九
十有六祖妣呂氏享年九十有五考居士君享年五十
有七終於延祐乙卯五月十有八日贈承事郎東昌路
莘縣尹妣張氏贈宜人享年五十有五終於至大辛亥

九月十有四日蓋君之所以享茲令名竟厥襄事者其族叔父湘寧王司馬曰公直者多所左右云銘曰

孰云世祿家鮮由禮孝義萃一門輪指幾恬無貴胄習
斥華靡動必渠馮循蹈儀軌伯仲皆總戎輩金紫有季
恩未及責由已讓其襲弗居闕者泚為民不蘊年各為
恥再世冥丘園激貪鄙講學以自娛爵泥滓道德久益
馨室蘭芷井渫人不食又誰毀頡頏漢彥方儒中比身
晦道則彰貞遯尾舉世高其風莫之企非惟善刑家範

閭里譬彼玉在山麗林水又若珠藏淵媚洲沚河潤九
里強信如彼使其出用世未必爾既翕則必張物之理
有嗣孝且廉殆天啓小施其所施掾風紀始以儒易之
迄紛救衆危輒請行氣何偉投鞭濟鯨濤若途履唾手
探虎穴不兵倚桀黠卒莫逸歸角犄諸公為愕然譽金
矢惜哉所用微鳳棲枳俾大展厥猷寧彼止必能風四
方雨遐邇人皆灼其膚昧所以名教之所隆曰能子能
子斯能臣自親始維善萬有餘孝基址基本既確如他

足齒爰思其所然由世美我銘相新阡賁無已

析津陳氏先塋碑銘

延祐丙辰夏走以禮部侍郎征舶泉南迴遇資善大夫
雲南諸路行中書左丞陳公於京師閒過所寓曰不佞
起寒微叨仕中外職風紀者九內焉監察御史外焉僉
按察司事河東副廉訪使山東陝西河北使行中書左
丞則雲南山南浙西行臺侍御史則江南職民者六在
沅為判官在泉為治中刺雄孟州二兩尹平陽潭州職

簿領則入省為都事右司大都路為知事兵馬都指揮
司為都目奉使宣撫則江右閩中恭行省政則甘肅河
南肇釋褐凡卅轉而至今職非其先世有冥行疇克顯
厯若是向嘗託子銘先塋以追封旨未下故緩今吾大
父某由仕金懷遠大將軍知河南路關陽縣追封正奉
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謚忠敏吾父某追封集賢學士資
德大夫謚節孝皆侯薊郡祖妣時氏妣赫魯氏從其郡
皆夫人維是二代百餘年幽潛今炳焉一旦而僕也又

有旨諭中書擬擢近地雖生死骨肉罔克為報子其具
文諸石以見國渥之殊先德之懿臣子千百年不一際
之盛竊謂厥今詞臣林立奚彼之捨顧於謬焉末學是
徵豈公貳憲山東時走知為深與且走初掾儀曹實用
公薦遂不敢辭謹按陳以國氏厥望不一惟河東為最
著由兵燹逸其譜莫克遠系曾祖孝矜字嘉善葬太原
陽曲之李家山雖言行無所考觀其字可知為慈祥人
祖考即正奉公諱聚字鍾秀金之南播徙家析津春秋

九十有三卒改兆宛平漆園之樊村考即資善公諱公
濟字濟民志尚恢遠義於施與視名宦淡然鄉里仰其
高以處士目之四子曰泰曰時中曰鵬曰英舉教之儒
或曰胡不各殊其業而一於儒緩急恐無所倚母夫人
聞之曰吾非不知時方艱棘但吾奕世詩禮家若隸彼
失此是先世清望自我而隕人其謂何筮仕勉以公忠
清泰制國用使司掾早世時中少中大夫知真定中山
府鵬鄧新萬戶府經歷舉循飭如所訓女一適太原王

氏英即公字彥卿沈毅有才畧蚤受知御史大夫太師忠武王伊囉勒諾延嘗從見世祖皇帝儀度若素宦上屬日久其判沅州思播洞寇相挺搆亂長吏莫敢敵公設伏於險要悉出銳擊之遂潰其僉憲河東憲長瑪哈瑪勒以怙冒兼儲得所恣行不若牟西京征權之利凡三路糧以石計五萬鈔以錠二萬有奇聲罪於朝遂論如律其貳憲山東曲阜林廟洒掃戶為縣官奄有公謂彼戶置自漢唐何堂堂聖元獨不足此迄上章復之宣慰

使樂實恃中有援橫山東既劾罷未幾復任輒復劾會
移節陝西乃已陝西監憲某以事杖西王鷹師師馳訴
於上命以杖復公謂臬司職在視奸詎可因一嗇夫之
言自塗耳目后有奸其孰肯繩上乃釋然其行臺雲南
言獠民鳥獸利馴病逆宜頒書州縣漸入其心其宣撫
江右閩中官若吏以墨去者數千沒賄之麗稱是其便
民事傍近揭而劍焉其參政甘肅邠王穆巴總兵西陲
將輟戍卒萬人耀武其地需責星火公言邊事貴不擾

無釁而動適生戎心況時未水草必致人畜胥乏廷是其策止之大抵公行善果料事明待朋游誼以信涖官忠確不絲毫利害計今春秋七旬神若志益強且壯嗚呼世之積善者鏡此則其孜孜自效為何如夫人繼室邵氏何氏一子直方女一人適故游平章孫俱銘曰

陳氏氏國代聞藝德前晦弗揚繫後之赫厥赫斯何風紀游膺有市其奸趾滅角崩或云司憲弗克民字四擢郡府頤指而治或云近易靖遠孔難深入瘴氛衆綏以

安孰林野遺公則連舉何物未春公則霖雨用世有具
曰武曰文人一猶難公備乃身矧夫昆季畢途於仕青
紫一門又世之異原其致此伊昔匪今世錫榮寵君恩
海深維木能林職由本固汚彼流泉源浚之故有山在
西翼厥斧封爰碑其間尚與始終

晉寧張氏先塋碑銘

延祐丁巳春走以禮部侍郎監糴興和時總府治中張
君敬甫實董其入見其遇事不難繁劇以身先衆風雨

無所避余甚倚之一日過所寓曰德聚猥以涼謫由詹事院掾事皇上潛邸始焉承務郎都總管府知事次焉承直郎御帶庫使迨上正位宸極改隆興路判官隆興世皇湯沐邑也其長吏以下皆上所親選有司第制勅焉甫瓜代復陞今職階奉議大夫惟是四遷舉出特命比以恤典又追封先考福奉議大夫冀寧路汾州尹母劉從封永和郡君非荷國鴻禧暨祖宗餘祉奚以及此日將植碑先塋用侈異數且俾我後人尚引無替敢百

拜以銘文累子竊惟張氏之族甚蕃衍於代而走也實
所同出按事狀張氏其先關中人高王父仕金鎮西副
元帥曾大父逸其諱王父大亨皇元冀寧石樓縣尹敦誼
喜施沈毅有才斷利害敢以身任歲淫玄枵即蠲民租
調且散已有濟人就饒他所者復則具畀其遺民迄今
德之因家石樓享年八十有四卒葬其縣南五里某邨
先塋祖妣晉氏劉氏祔焉三子福祿惠祿以精法律辟
晉寧路吏蚤世惠善殖生雅不喜仕福即君之考字仁

甫和厚而義綽有父風蚤以時艱失學而所行若素讀書者享年五十有二比卒遺言子若姪欲固本者當茂其枝欲大其宗當昆弟是睦夫祖與吾相距雖遠要自一氣而分後人昧此遂於昆仲間恩義寢薄或閱牆或異爨或路人如或至相仇殺是不知傷其枝猶傷其本也汝曹其毋蹈此為世僂笑子四人德聚即君德元世用德興母氏永和郡君今春秋八袞神明不衰猶勤女功不置則其艾年治內可知祿三子德興志得給事皇

太后宮中咸克佩服先訓合族而居極其和孺若是前
後數世未嘗有間言君先娶郭氏前十年卒贈永和郡
君生子某再娶倪氏中奉大夫淮西宣慰使鳳山公之
女生子輒殤從封如郭氏自余游奉議君數月因熟其
人蓋精敏有幹局者也嘗言十六七時從汾州君如京
師早行保定山中因憩於道為數寇竊其行橐以去君
援弓躍馬追射之連發連斃二盜餘皆走翳林薄間呼
使遞相縛執卒無一人逸者其時微君侍行汾州君幾

始人以孝童目之今年垂七旬膽膂尚不殺舊可卜其
來未艾也銘曰

維吾之張始由弓氏青陽遺苗代有令器厥族孔殷克
述克繼派之四方西者尤熾於鑠石樓百里是治孰寒
而眺我衣之賜孰飢而逋我粒其至其布優優其持惴
惴其施祁祁其立暨暨凡今尹民鮮不民噬疇金肯捐
而民之利使大厥遺澤詎已是於棘止鸞以箱服驥云
不能揚顧其余罪位然弗充行則云備既壬既林胡彼

言媿宜後之人世媿無替或長百夫或中給事或佐大藩或家養志孝斯克忠忠則斯義墳簞一門為瑞當世咄彼同居以忍為異人而不天終必逝棄曷思本支始焉一氣其愛之生胡寧有既殊渥薦膺匪德焉致邇遠胥榮存歿咸被我銘於堅永載攸示

真定栢鄉董氏先塋碑銘

歲旃蒙赤奮若日南至吏部尚書董君仁甫訥自京師走書歷下謂友人張某肇公邁迹邱園脩五襁許企風

仰烈殆無虛朝巾車既東忝榮叨渥凡四轉官始由江西憲副召拜吏部侍郎未幾又拜左司郎中今焉待罪吏部顧何及人負且乘乃爾揆諸涯分為惡益深比者吾祖父父有司考儀光啓郡封爵及三代天休寵錫存沒惟均微祖宗潛行冥功有關於先奚其致茲將表石先塋用本福德所自謀諸多士僉曰屬厥筆者莫公為宜敢緣舊奉事狀兼幣熏沐九頓首肅使者以請某故嘗與公同官乃反幣受狀為撰次焉按董氏系出軒轅

至虞舜有曰某者性好龍龍多與習遂以豢龍事帝春
秋時狐以良史見稱孔子厥後繼而仕者史代有人曾
大父諱增篤學斤斤自修子男三孟曰貞仲曰成季元
即尚書君之祖贈亞中大夫順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
封趙郡侯沈鷺有力以仁孝得鄉里心罹金末亂二兄
辟外獨家居養親雖處兵間能力珍羞以適其志盜至
即擒縛毆垂死至哀祈改過乃釋之遠邇驚愕聚落特
以無擾事定悉推田宅與昆弟族人其厚於倫理蓋天

性然至元二十一年雲州置銀場官發民數百為工命
公衛送比無一工軼者會銀場罷朝廷以見民歸皇后
俾歲輸綿宮中仍以公領之歲餘即辭歸課諸子致力
問學暇則教以穡事且耕且誦敦本實而枿厥華靡里
或有訟率不白縣決平其言以恚至者以懌歸以負至
者以償歸甚則有望其門而返中途者嘗語人吾蚤屬
時多虞為勩百至既長始克休息然平生未嘗食言於
人失行於已慚德於天吾子孫或有奮他日者享年七

十有五以至元二十九年某月日終正寢鄰郡聞喪相
弔及葬執紼泣送者至二千餘人祭於路者且數百幄
近代公侯之喪未有若是得人夥者昔李廣卒太史公
謂天下聞者皆悲嘗以為過以今徵之猶信嗚呼亦豈
所謂桃李無言下自成蹊者耶葬某邨先塋妣夏氏追
封趙郡夫人內德惟稱享年九十有六一日前語子婦
輩曰婦德以順為本內能順夫外能順族行之以不欺
濟之以不妬壽將自延我所以年期頤者職此今命當

終其無憾矣有頃而卒以某年某月日祔順德君之兆
子男四進和福祐進以子貴封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
輕車都尉趙郡侯中局敏茂外斷斷若無能或犯且負
雖百不一校由其子訥周踐臺閣愈益務自貶損人不
知為官門昆弟三人皆循愿相友甚妣趙氏淵淑柔惠
克服家訓今春秋俱垂八袞神觀無少衰則董氏之先
儲休蘊懿源深委長者兆於斯矣矧尚書君忠直有器
幹比奉使山北課最諸道方器用於時其所至殆未艾

子貴法宜銘銘曰

維福若德兩有孔艱德崇維人福天所關德苟崇矣福
斯鼓矣謂天人殊影響從矣於休董氏代有陰騭於前
弗昭繫後之赫金季倂擾盜起蝟如民命毫芒遑恤室
廬惟公屹然底柱弗動有闢其疆隨意擒縱用是百里
奠枕胥安微公之英幾何不殘計茲所活奚千億甞厥
報有歸亦勢必至譬彼農者穠蓂必年力如弗周獲亦
靡堅宜爾嗣孫由儒而奮厥聲隆隆臺閣增峻左司為

職士恒罔肩非才精強則易以顛於焉恢恢他可坐治
欲觀人能莫的於是矧厥攸進川至未涯台袞之膺伊
邇匪遐洪惟國經酬庸以爵三代疏封可曰殊渥子焉
克孝臣焉克忠宜先之靈覆露厥躬潯水之陽厥兆城
許何以責之錄此石語

先塋碑銘

維我張氏之在濟南其宗屬有二一居陽邱一厯城居
陽邱者為伯祖父厯城則祖父也伯祖父諱萬享年九

十三祖父諱某享年九十一其世其行具見翰林學士
承旨姚先生燧所撰陽邱先塋碑祖父二子長諱興早
失兵間後三十年至自泰安其狀貌動止言笑與祖父
甚相肖享年七十二卒葬泰安梁氏邨次為先君諱郁
字威卿享年八十以至治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見棄
初寢疾諄諄訓孤養浩乃祖考早從事戎性直喜施有
所得靡計多寡輒周急人家務一不屑吾年十六即身
任之家甚寒貸貸於人僅公私給後天兵克宋人心未

給出萬死不一生之計賈江淮間以儉濟之致有今日
吾如其苦遺汝輩以甘吾任其勞遺汝輩以逸若不可
不思乃翁成家之難驕汰以隕吾業夫驕者貴之賊汰
者富之蠹富而不汰家必裕有位而不驕則貴必恒今
吾荷祖宗餘慶既富且貴吾恐汝輩不能守故此戒之
昔柳玘謂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吾每三
復其言必為盡焉心病以是知作者固難保守為尤難
汝輩其以是言銘心則吾瞑目無憾矣命孤養浩以筆

志之志訖而逝嗚呼慟哉孤養浩又嘗記先君言嘗驅
驢走京師困極始一乘阪焉則下水焉則涉為弃骨刺
其趾血出欲乘則恐半途而乏欲步則其創痛不可忍
孤養浩聞之不覺頰首淚下先君亦為哽噎嗚呼大抵
先君以艱難勤儉起家虞養浩輩不能慎持厥盈故覲
縷鐫誨若此其燕翼保艾者可謂至矣先君三子長英
次塞俱早世季為養浩奉命仕者三十餘年幸無所忝
厯膺清要有司考儀贈祖父某安遠大將軍益都路淄萊

萬戶府中萬戶輕車都尉追封濟南郡侯祖母苗氏楊氏並追封濟南郡夫人先君封通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濟南郡侯先妣許氏追封濟南郡夫人今尚氏封濟南郡太夫人先兄二子長居簡雅才幹次安山東轉運司益昌庫副使三十八卒養浩二子長諱強二十二卒集賢侍講學士元君明善為撰埋銘今碣於隧次引嗚呼保家之道先君言之悉矣孤某不敢復有所列謹掇其緒餘拜手泣血而為銘曰維作室完且鉅必

累年欲其弛不一旦瓦礫然尊者遺恣奢棄名逆天嗟
爾後亘斯世毋逆先兮

歸田類稿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歸田類稿卷十三

元 張養浩 撰

表誌

袁士常墓表銘

處士袁姓諱度字士常齊之歷下人也早失怙事母孝性鯁介自信家故貧惟授徒資束脩養母其名且隸兵籍每及期當遣徵需逢年大姓有弗堪君內安其親外質錢傭人以行

苟弗給即自往夙嬰羸疾恐生母憂時時強為矍鑠以示壯
主兵者聞而孝之為之輟戍優處俾專教授營中營密邇京
師凡留五年或欲挽見要官陽應卜日迄以病辭部使者上
其賢授河中教授命下因自謀河中距濟南為里二千且路
峻上我能往母能往乎彼學無度或可吾母無度則不可遂
不赴辭歸鄉里母夫人卒重以哀毀幾不救服憂三年早晏
定省出入告面惟謹先是妻孫卒再室宋又卒其母以君年
艾末後欲以養而嘗子者繼之君跪辭曰母命度何敢違然

前輩謂娶失節者猶已失奈何母遂止他日又謂茲有
賢女第眇恐汝難焉對曰度聞古人娶以德不以色葛
亮氏聘阿承女當時識之後世偉之兒度雖無似其志
亦恒欲蹤跡古人取之庸何傷女爲張氏既歸果以賢
淑聞君嘗從先師舟軒李公學師卒枚其行實請諡又
倡鄉士祠而像事于閔子廟側其建祠所餘錢則市田
八畝命其孫山衣食之平昔嗜性理學自號約齋務踐
履屏去世儒記問詞章習時貢舉昉興察諸生有意業

文者輒招從他師曰豈以我故誤人子耶尤長于講解
容端聲亮微隱必折聽之使人肅穆若與聖賢接論余
嘗稱于當路者一日集學宮請講再三辭以目疾他日
又請又辭焉余疑而問之君曰世俗供僧猶且遜以上
座況傳聖賢之道乃欲使我北面于彼可乎其守正不
撓惟執以道自任如此居嘗曰士雖草野爲國家心必
不可一日忘初聞盜殺右丞相拜珠爲泣下終日喑噫
不食若恨不能得其人菹醢以快天下士或可用必走

書居要者贊拔猶已責泰定四年春秋七旬矣始再授
將仕佐郎大都儒學提舉未幾寢疾遂不起實其年十
二月二十五日也考諱惟忠字漢卿有學殖嘗監酒濟
陽後遂不仕妣張氏俱葬歷城西藥山先塋二子季諱
某早世長即君以不後後其弟之子名虎頭二女一適
千夫長某一適某氏孫其一名童童尚幼張所出初君
卒冠衣拱手畧無所亂蓋其學道之力至此微矣余時
山居間一日計始至遂走哭之門人李至爲具襄事垂

泣而言先生之志之行人多不及知知又詳無如公若者其墓道之銘公不爲筆將孰託哉余雪泣曰君與余實同門銘何敢辭乃爲之銘曰

富易爲善而人弗踐與貧奚殊貧爲善難力于踐言貴有不如廉以守已孝以養母宜與之孚力疾從戎櫛沐雨風何忝乎儒帥軫其寔遂優以處爲彼範撫人見其孱我見桓桓豹變萬夫辭辟不屑虞養或缺匪官有渝娶不以姜維行維臧先哲是符及親棄愛告面如有

恪旦哺寧檠以冰弗甘于烝詎止警諛心喪其師請諡
卜祠又宅其孤于國若世拳拳靡置至形于書使夫有
逢展厥事功必世普濡雖未遂彼亦後奚餒在我者舒
異時詞臣或傳隱淪其茲考諸

監察御史韓君墓碣銘

君韓姓諱克昌字勵夫汴之太康人其上世遠不能系
大父贊隱德不耀父椿官至淇水巡檢君甫冠以孝廉
辟吏河南陝西二憲司尋登掾刑部歷臺若省論事持

正不撓所至表表有聞後刑部缺主事衆咸屬或謂資淺執政曰用人耳遂授君其操履益確嘗有兄弟五人爲盜或論爲強於法皆死君閱其牘愀然曰弟從兄者也今若是不幾族乎乃議最幼弟減死上之省可其讞闔部嘆服其他指迷趣緩稽舊蔽新凡所當爲靡遺餘力時長官有媚其顯者君曰上領其槩下任其繁此自通制余何顯然以疾屢在告衆吏軫其憊不煩以細惟重辟則正是焉久之懼事墜職弛舉浙西廉訪司經歷

丁某自代用是改承務郎太常大樂署令甫上拜監察御史進儒林郎雖力疾就職未嘗辭劇避難建言如皇子師友非人起居注不舉其職覈徽政成案言國庠學規省官節財審令慎罰數事皆剴切時務爲慮深遠未幾河東憲司有下劄上者臺臣爲失風憲體奏君即治以訊慨然趨行或以疾止之君曰御史與散員不同吾心視常人亦異况死生命定顧可以微恙使吾有不職罪耶乃決意往回及半途病果劇以延佑元年八月二

十九日卒官於威州陘山驛春秋四十又三計至公卿大夫士無不悼惜娶董氏一子元善從仕郎濟州判官君性端介峻儀容讀書務措諸實用論議踔厲臨政稜稜有風望外若自用而理所折衷則舍己從人如弗及故不知者頗以爲狷余爲右司都事時君掾省以嘗共事故知之爲深嗚呼惜其年位不究而止乎此也雖然湛盧豪曹不必陸剗象兕而後知其利驕驕騷裏不必路極九有而後知其良古人韞奇櫃異囿於小官而不

獲伸者何限遽曰其才已是可乎哉此余所以器君之
賢而又軫其施不廣且悼夫大勲不及書也然有其具
而未盡其用則有非我所能必者庸何傷哉庸何傷哉
是爲銘

銘辭
原缺

孫府君墓碣銘

君諱得成字君美其先安次人有徙居新城巨水之陽
東馬里者實爲君高曾之世而譜逸莫考當金季父義
自新城辟亂信安君生三歲而孤天朝一區夏革兵偃

息人安其土君從母王氏復東馬里焉家素貧嘗資傭
牧爲養稍壯出贅舅家然踰時必一還省遇四時鮮果
則往貽焉非是不先諸口繇母教迄於成人每痛曰吾
不幸早失所怙微母不至今日始者未成人吾親憂也
成人不能朝夕膝下獨吾樂乎語輒泣數行下舅家聞
之即遣歸養後終母喪哀慕動人性篤實忠厚其事親
睦族接友待下外視之若鮮節文而潛合默中幾學至
而從容焉者蓋天秉然也中年隱賈鬻而權衡度量每

以信示鄉國於是生理寢給家當四達之道祁寒暑雨
飯漿飢渴爲之廿年靡有所替尤謙已有容德外物至
弗與校輒以靜勝故雖隙者久而亦服化焉娶張氏二
子曰榮曰楫女三人長適李道早寡以貞節表其門次
適王甫全次適于珪榮未仕以孝謹聞楫字濟川廉直
有古良吏風事母尤盡孝繇宣閭掾出爲襄陽錄事民
謠其政憲察之薦授宣德尹到縣未踰月聞母病即棄
官還養方四十遂泊然仕進憶母卒哀毀過禮朝廷表

其門曰孝子孫揖之門一時賢士皆聞風願交觀諸子之賢益信積善之慶矣君享年七十有七大德二年二月十一日疾卒葬新城縣歸義鄉東馬原銘曰

伊人之生詎必崇貴貴焉無聞斯夢斯醉於休若人睦族孝親位雖弗遠天爵惟均子吏而循女婦而潔世範一門孰憾其缺巨水之陽有封若堂太史銘之歷遠益明

故中議大夫平江海道都運萬戶趙公墓誌銘

公姓趙諱璧字國寶其先北京人高曾遠弗克諱祖考
某國初大帥國王軍朔方爲先驥邃於譯言考某服田
有貲畜以東平爲王分地後徙陽穀故又爲東平陽穀
人三子君爲仲性懔懔有才辨不能俯仰人幼隸學惟
師正惑其舍不敢眩以僞署王府吏非所好從國王孫
相威行御史臺于江之南即辟爲掾時宋甫平尚仍俗
爲治防範寢潰一旦聞憲章下舉重足立君喜曰中外
庶司惟風紀足有爲未幾知浙東提刑按察司事贊上

勛下論議不詭從必底公乃已用是復掾剖臆益習凡
昧訟要囚移使聽直端一引輒洞其末橋虔吏懍懍再
經歷浙東威名隆隆所部咸密相語是夙嘗吾臨者宜
自嚴毋尾毒首釁爲國制凡署憲司舉聽劾事以故一
道帖然當尚書省廢入拜監察御史省臺方卜相論難
上前省臣言此未易口決莫驗案牘君詰之曰案牘乃
文奸具耳是足徵耶上深爲然事遂寢又劾東昌監郡
非其人倚中有援飭法市奸得旨即訊罪具詔赦其爵

一郡趯趯稱快以功轉御史臺都事守法爭棘叵移見
憚同列遂出僉山東廉訪司事山東嘗有警詔闡宣慰
司鎮之使者頗幸近緣以作威君曰朝廷設是司固使
爾耶遂疏其不法十許事上之有詔俱入辨首揆故與
使善面數其惡不爲末減微左右其人幾殆尋改僉燕
南憲司某者驚復夙有乳虎稱公屢齧其銚入爲戶部
員外郎刑部郎中省右司員外郎其風節矯矯未嘗以
簡劇夷阻易其平素在右司以口語歸鄉里倡傍近秀

民建孔子廟羅生徒延宿學主善田陌間絃誦聲相聞
俄起爲禮部郎中階奉議大夫今上嗣祚執政以漕不
時輸遂加中議大夫虎符平江等處都運萬戶赴任月餘
寢疾以至大元年四月十日卒官所春秋五十有九夫
人王氏三子文彬文弼文林後公十四日卒于家文彬
主虞城縣簿文弼未仕女三人皆適望族男孫一女孫
二俱幼卜以其年六月望日奉柩葬靈泉先塋西南七
十里洪德鎮之別兆比葬其友監察御史吳彥昇過余

曰向子爲堂邑中議君適退處于家相距不數舍聞厥政口之不置迨起佐禮部又延譽于朝在予不可謂非知己今不幸厭代可無一語褝其幽圖萬分一報泉下耶公所歷舉磊落出人上又非冒榮終身死無有寸長可藉以書者比余義其言遂不敢固陋辭銘曰

有德有言剛毅仁近聞斯蓋久始于君信方年之微已山之峻長佐風紀吏革民弭障瀾于瀆鼓焰于燼歷難弗回道遠彌迅位雖末僚隱其巨鎮逮夫冠豸舍生義

狗孰虎孰狼孰爲國釁孰蟲孰螟孰爲民疾角之犄之
使不能陳坑之火之務絕其肩彼權聞風膽褫于震曰
戶曰刑肯繁迎刃若儀若漕甫颿而櫬謂祿蓋多曾不
屋潤謂年蓋少世載厥問概其所獲造物非靳我銘章
之昧者攸訓

大都路學錄劉生墓誌銘

丞相掾劉君仲憲有子諱時豫生而慧悟既學而師不
煩覆誦五經如奔湍駛流無一語滯詩若文清婉能道

所欲言父甚異之嘗曰大吾宗者他日將在此兒年十六其父攜游京師晝薪水夜詩書達旦凡父所嗜所需先意靡不集仲憲素介特雖窮極不取一毫非義而時豫密體其心有饋即迎門固謝若有所挽人以能子稱仲憲嘗因誨曰汝學毋事虛文汝仕毋規近效學則必聖必賢治天下必農桑必學校舍此他圖誤身誤世職由乎此自是所聞所見月異而歲不同駸駸乎成德達才之域矣某年有司以秀異授大都路儒學學錄未上

因幹蠱還家不幸以其年月日得疾卒衛輝之里第得
年二十有七其父仲憲得計走余哭曰吾平生厄窮百
至晚而方有此息且敏學禋行吾甚有所望焉吾不知
何負于天遽使我罹此孤苦若是子如不爲吾兒銘則
生者死者胥茹恨無涯矣余嘗多仲憲廉又相好甚遂
爲銘曰

幼焉非常人以爲祥天以爲殃長而才俊人以爲慶天
以爲病雖然在我者必求其備在天者則不敢責其必

全嗚呼所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吾今有徵夫聖人之言

元故國子博士潘君墓誌銘

潘君諱宗佑字仲德濟南陽邱人其上世罹兵燹譜逸不能遠系父彬由承務郎衛輝路總管府經歷載尹嚴之淳安甫上卒時君年十二居喪如成人既長痛早失所怙刻志問學蘄以所業表見于世家故貧其氣恒振厲不以是苟一介之取至周急則揮所有若素饒者性

且孤鯁惡聲無所容雖高明必反之在鄉里簡出寡交往更有弗堪者鈎羅細故召辱衆中君庭立自明無少屈識者偉之未幾挈所著書曰見聞紀義一十卷來京師撼諸貴游遂超授翰林國史院檢閱秩滿進編修官於私憂尤切嘗欲出位言天下事數爲所厚挽止于是又著遼金鑑畧一十卷以洩所懷至大辛亥朝廷改絃詔選成均官屬授從仕郎國子博士與同官不相中竟以狷介致疾皇慶元年月正四日卒得年四十有二初

寢疾偕翰林直學士元明善過而省問顧謂余二人寧
正而塞毋不正而達若相勗永訣者觀是言則其平昔
自持可知已比終遺語其子桂乃祖父四十四卒今我
又不逮吾父命也汝其謁銘吾希孟友必能道吾素志
雖夭猶壽也養浩聞而泣曰辱託如是其敢以不文辭
哉銘曰

昔我冠豸權倖嘗忤迨移禁林中彼蜚語闔院廩如蘇
舌傍觀君獨余白赤手暴虎烈者義之選愀汗兩友道

以颺士氣攸鼓方遠其馳胡遽泉土吁今之人正鮮多
嫵一有剛腸羣嘿族侮何天亦然質顓無所我銘有徵
尚信終古

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柯君墓誌銘

君諱謙字自牧柯姓吳仲雍之苗裔有柯相柯廬因氏
焉吳亡分仕南北連世有人宋熙寧間漳州通守曰仲
常以救荒得民心嘗有鵲二棲其廳及去襲送數里蘇
長公著於詩爲惠政所致高祖某號行二居士隱台山

水間累聘不起世仰其高居士生文文生馨馨生采爲
君之考嗜學任義節爲宋國學進士君其長子也幼精
敏書一目輒復誦無隻字遺既長英爽而辯著述修整
蔚然有前輩風迨游京師諸名勝爭與推轂至元間江
浙行省辟昌國州文學掾不就元貞初以翰林國史院
檢閱官預修世祖實錄書上將進等以太夫人吳氏老
辭遂轉江浙儒學副提舉國制凡業儒者不糴之民而
異其籍且復其更繇以示優尚時南紀多故防範未周

征役蔓及學者寢致廢業君授詔旨白行省遂復舊焉
秩滿以太夫人寓錢塘年邁土思甚乃歸侍未幾授溫
台檢校所大使便養也先職是者惟務贏入賸商旅次
骨君至悉除其苛德者甚衆至大改元陞從仕郎紹興
路諸暨州判官明典慎罰以仁厚率下初至州謂屬吏
厥今疲氓孔多毋濫刑以重其困吏云無有君即詣獄
驗狀果平反如干人上下皆愧服請罪是歲蝗僚屬分
地以捕君所分特甚度非民力可制乃詣后土祠禱曰

吾與爾神共食茲土今蝗賊厥稼穡民且阻饑爾神亦將不利由吾所召則當罪加余獨不可佚罰有衆罪不自我是神不能捍災禦患尸此以苟血食神而若是謂之淫祠禮宜毀詰旦蝗出其境延祐初陞承事郎饒州路餘干州判官未上制授江浙儒學提舉初學田所入制于有司職教者莫敢觸毫髮或廊屋壞日饒不充皆坐視士甚病焉君聲于朝有司始不能與又處州路學田如干爲僧據有數十年歷數校官無有一敢明者亦

聞而復之君曰聖天子肇舉賓興嘉惠斯文甚至所司
期母上負斯稱職已故所在教政胥著越二年江浙饑
台越尤劇行省奉制分遣使者以賑而遣君賑台公帑
不足勸富强母蘊年彼素熟君名聞之莫不竭蹶施所
有恐後傍郡介特無依流至台者咸爲非分地不可濟
君曰均爲黎獻瞽瞍若此豈必吾治乃始救耶遂賑恤
無所間其時江浙二帥某緣歲稔崇利以濟欲檄台州
路强假富室錢巨萬計他郡多畏徧亡去吏乘以逞民

蕩業不能應君力發其奸奪還之民台賴以寧其人竟以罪敗君祖塋在台之臨海樵蘇者過而相戒曰毋牛羊是山其子嘗活吾台民者居嘗謂人士自一命以上皆足行志第患自保之心重耳故所歷厥聲籍籍其平居不爲無益事見後進則勉以學稍成則延譽以冀其進初進士公之違台也推其田廬族人兄弟而以清約自居然未嘗有一日不足色娶古汴張氏子男三九齡九域九思以延佑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卒于杭之僦居

享年六十有九其孤九思由壻故參知政事姚天福家過余泣曰先君平昔辱公爲知己不肖孤又辱愛焉是再世之契也先君遺善一二在人者非公爲紀尚誰託哉余諾其言乃爲銘曰

幼而多知長而多奇居家以孝讓著行莅官以忠義自期惜乎淹外而不大展其所見于世者止斯我述銘詩用發未施尚千百年過者式之

故甄城縣尹張君墓誌銘

君張姓諱郁字景文覃懷人幼多學於易獨顓篤甫冠以秀異辟河南憲史國制凡吏憲者歲上二人掾部君以先進當上至則其次猶遠故又辟檢校書吏居無何中書有臣將旨如和林其從掾以遠難之君曰能超掾我所如唯命遂簿其名遣之還即掾省凡七年授甄城尹階承務郎明聽斷重變易閭境謚如皇上嗣服之明年受代來京師將調以至大二年五月庚子得疾卒逆旅春秋四十有五省架陳惟德以里故率嘗所游居六

七輩賻弔臨祭葬順承門西違五里曰某鄉某原友生張某哀其客死不家遂銘石以納諸墓銘曰

甚矣乎人不可量也晨焉訢訢莫云亡也樂或憂鄰福
既藏也遲者非屯速非良也觀君盛年銳詎當也詩書
戈鋌舌干將也賈勇陣前撓者僵也風騰雲騫九萬強
也超資以遷恥循常也請行鄙邊猶步堂也飯雪服羶
難險嘗也磨磷益堅抑益昂也季孟文淵定遠行也功
凝凱旋還汝郎也穎脫朝聯厥問揚也尋職承宣萬夫

望也琴不易絃錦不傷也人吹求愆我領綱也彼薰灼
天我冰霜也以是民先非不臧也胡趣弗延死他方也
里不能千驥局箱也究厥本原孰主張也豈稟者偏太
毅剛也無乃名權早熾昌也或舉非然命之殃也緬惟
坤乾壽無疆也前邈後綿未渠央也伊人之身粒太倉
也政使彭篋亦云殤也矧君韋編夙號明也其於是焉
固所詳也易簣永眠短猶長也不家歸全又奚妨也魂
之所纏必親傍也有知九泉憾可禳也我志其阡遠勿

忘也

濮州儒學正王友開幕誌銘

走舊聞京師王友開跣不羈豪於詩酒吟必飲飲必
醉醉即矢口道時失得雖勢官要人居傍無所憚至元
二十四年孽臣柄國威而好殺中外凜如君時醉入省
攘袂叫呼或旋庭中或箕踞當路坐過者舉掩耳走避
目爲狂子弗恤也後主文翰者恐其久必及遂薦爲濮
州儒學正欲因之以制其肆或謂必不屑君笑曰諸公

臺閣我何人敢擇官爲乃懷檄飲市中會醉且暮歸遺
其檄他日交游來祖行始言其故衆咋喑迂久君第曰
命焉耳矣恬無毫髮動至元二十九年余偕計京師質
所聞良然一日客有過者顏鰲哆吻奮髯見呼以爲武
人而易之問焉乃君也於是握手交喜如平生未幾余
辟禮曹掾君顧簿書間或醉與醒必談文及商古今人
物所見多與余合竊甚偉之然酗于酒雖規勸百至如
水僚石不見納恒于余索飲余時始掾非告不敢出服

則酌部中斂冗則與其直命自飲於市君亦欣然受之
無所辭其爲人真坦不矯飾類此詩文超厲闊逸必醉
乃能爲之然愈酒則其言愈奇無酒殆不能作一尋常
語元貞初元夏四月七日暴疾卒京師寓舍旅殯文明
門外某地得年四十有七諱興宗友開其字世爲恩州
人妻張氏一子尚幼銘曰

便于刺戈不如錐捷于捕驥不如狸惟其落落百無一
宜竟賈志以逝嗚呼尤誰

子鴈奴壙銘

余來京師十許年凡四生子舉未免懷輒失之獨曰鴈
奴者至六歲又秀慧可人賓至能通姓字里閭遇長老
不教而知揖且拜人假之色即訢然以前小有慢容雖
呼而有所賜不屑也有弟甫三歲每食必推與之其友
惠殆生而能性尤強記隔年事歷如道目前其母氏嘗
謂余天若我憐願縮壽十年以存此兒無憾余雖聞而
惡之然以頗異凡兒中亦不敢有所倚嗚呼詎意其果

弗克年耶初病余方縻身於官歸少遲必哭泣道念於
直則通夕爲之不寧聞其來嬉笑若病去體意者蓋恐
余見其呻吟之狀而悲故強顏忍疾以相慰是豈兒之
得已哉大抵人窮則呼父母兒雖幼固自知其不久所
以日夕惟欲親之在側萬一拯其危起其什第爲病所
持不能明言以誘其父嗚呼慟哉且吾少失母兄二人
皆不幸早世今父年六袞所恃承其後者零丁惟余而
又重以千里之別而余所倚以寬父心者亦零丁惟此

子而天又不假之年以歿嗚呼抑不知何罪于天窮且
酷我如是耶向兒不恙時嘗與其母議明年吾掾滿苟
得一官歸當朝夕抱此兒親側俾吾父有以付千萬世
無窮之託而吾與此子有以繩千萬世無窮之傳於子
若孫之心斯足矣孰意其又弗果耶今年余三十有三
衆所驚者日以疎俗所嗜者日以薄校諸徃時已若五
六十者而嗣猶未立兒雖有一弟所謂少而强者不可
保如此孩提又可冀乎此余所以於是兒之卒不覺哭

之失聲者蓋恐吾祖宗德澤不能沛其委而中絕于我不孝之罪將無所逃吾豈鍾情兒女不能以義自斷者哉兒卒於大德壬寅立秋前三日權厝文明門外廣度寺之南原銘其窆者父中書省掾張某銘曰
生汝者父夫汝者年嗚呼奈何安爾阡兮

歸田類稿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歸田類稿卷十八至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葉大奇

欽定四庫全書

歸田類稿卷十四

元 張養浩 撰

賦

白雲樓賦

用滕先生泰山
韻時年十九

吁其高哉茲樓之有如此兮括萬象於宏敞飛四阿於
鴻冥初疑陽侯海底鞭出一老蜃噴雲噴霧扶輿五色
凝結而成形又疑大鵬九萬失羊角踞茲勝境而不去

今翼截華鵲之煙雨背摩霄漢之日星我來宣鬱一登
眺兮衆山故為出奇秀恍然身世遊仙庭憑欄俯視魄
四散耳根但聞風鐵音泠泠上有浮雲容與卧蒼狗下
有驚湍澎湃奔流霆憶昔我公分符握節尹東土聲名
遐邇流芳馨脯麟膾鳳羣賢此日方高宴不意有姦闖
境闔城萬室無一寧公乘疾傳出聞上亂臣必討存諸
經雄兵一夕自天至縱餘渠帥獨典刑九重賜券且與
盟帶礪寵光浮動堂與庭惜余才踈生晚後機會不及

奮筆為擬燕然銘雄心霸氣龍韜虎畧見無復空聞燕
鵲鳴幽局當時風景今盡易惟有風光山色無年齡朱
簾香歇桂花老金鋪色暗苔痕青長歌慷慨弔陳蹟風
動彷彿來英靈忽然暮色自遠而至今斷霞斜照互明
滅詩成欲掃雲間屏貪徵興廢玩餘景須臾不覺一輪
古月升東冥

鸚鵡賦 并序

亳州人來云張庭美賦鸚鵡者三竊惟禰衡

之後一猶難繼矧其三乎近乃得其文讀之
其屬辭比事模寫形態殆無餘蘊麗則麗矣
然未及擴而充之以裨世教以厚民俗以規
多口故余復為賦此用竟其義云

維羽族之三百為號異而靡同最其口之甚者舉推此
為長雄韻笙簧於口古文錦縠於眇躬形雖儕夫禽鳥
實兼人之慧聰緩呼之而輒應佯叱之而斂蹤聞市曹
之衆咻亶無一而不通時擬聲以切效每驚稚而駭翁

原夫天之生物羗一氣之所鍾惟人焉為至靈故親孝而主忠嗟它類之蠢然由秉受之失中或本下而末上或足橫而首蹤或語焉而弗答或挽焉而弗從胡於茲而獨異以能言而策功非前身為秦儀定隨陸之兩公世繇是而珍畜遂餌致於金籠欲求出而無計徒幽恨之塞胷尚不悟其階禍猶言巧而語工常聞善游者必溺乎水善射者必傷乎弓善飲者必中其毒善辯者必受其殃於戲吾始以汝為人之亞今乃知其至癡且拙

而蒙也夫謹爾出語詩人所以美武公也仁而不佞聖
門所以贊再雍也駟不及舌子成所以見惜於子貢也
惟口起羞傳說之所以諫高宗也至於語云欲訥書載
興戎禮垂難悔易著乃窮漢史有嗇夫上林之鑑周
廟有像人緘口之銅佛至慈而好生亦設犁舌之獄於
玄壤天至高而莫犯猶有翕箕之星於太空凡此者皆
所以明慎默之為多福而禦人捷給之為極凶也且白
圭有玷可磨可礪斯言一失辱盈四封故傷人則過於

戈矛之刃害已則足為禍患之宮自古坐視敗亡者何
可枚舉而汝曾不聞之又何聾哉韓非自斃於說難蔡
澤竟挫於談鋒知伯氏以才佞而家無炊火國武子以
亢直而身不見容侯生以沐猴而怒項羽王墮以鷄犬
而忤董龍張敞以私語而誅絮舜曹操以毀謗而戮孔
融伯宗見讓於家室賀敦貽戒於兒童其他若太史司馬
遷中郎蔡邕禰衡許攸嵇康韓博之徒於事無益咸禍
之逢汝苟恣而不戒旦莫必將復見噬於武氏蒙貴之

蟲也於是隴禽聞之若戚焉而不為懼
歸而假寐有客見於朦朧綠兮其衣金焉其踵趾玉而
紺吻鉤而紅且躍且舞來前以告僕曰吾非不知樞機
之不密無以善始而令終然造物者賦我以如是之性
胡能廢而不庸感子言之厚我荷子惠之我隆君其反
而自律吾何預於民風於是余乃蹶然而興遽然而悟
悄四顧其無人而耳根猶彷彿餘韻之離離

萱草花賦

自余客燕六易寒暑簾門圭竇廣袤尺許外乏牆以蔽
惡但缺藩之撐拄家僮陋其荒涼分寸春於別圃曾培
護之幾何忽柔金之微吐初疑列仙風乎欲舞有黃其
冠有藍其縷又驚棲鳳色斯不舉首昂朝陽翎潄踈雨
余不知其何名乃大索於花譜已而童子謂余曰子獨
未聞伯兮之詩乎所謂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釋者以為
植之令人忘憂者其謂斯歟余曰有是哉竊有數憂若
負未償試陳其畧花請與忘余壯歲學道植志惟篤晨

繹夕研潛心理窟川納山藏洪纖畢畜庾幾斯文載彰
載昱厥志未究事物交枯向道冀文日瘠歲縮壯心灰
如焰燭無復不虞雲翔迄成淵覆一念及之可為痛哭
此余為學不足之憂也迨夫年越二裘迫於親養奉檄
如燕昧於背向庶三釜之見酬乃糜身於利鞅賞不足
以酬勞得不足以補喪矧白雲於太行愧子職之久曠
纍然無異亡家之犬茫乎其若失雲之鴈此余奉親無
狀之憂也厥今南沾北洽西寧東謐聖元宅中統萬於

一賢登佞黜賞信罰必乃於是時患得患失既不能表
三代之典謨疏一時之緩急又不能訂羣書之異同作
萬年之矜式空一身於乾坤無寸功於家國以嫠婦之
至愚尚懷憂而忘織紉厠名於仕籍可玩歲而愒日此
余吏不稱職之憂也至其登高望遠山顛水滸西日其
沈煙渺平楚仰以觀乾元塊圯之無垠俯以察民物錯
綜之交處前稽往古聖賢之事業後意未來歲月之艱
苦惟人之身大倉一黍苟無德以將之雖規規其何補

欲脫屣於塵凡懼赤松之或阻將鄉原以自固慮聖門
之不取問詹尹以無從於二者其誰與此余感今懷古
之憂也凡是四憂酒不能澆詩不能釋巧厯推之而缺
籌良史書之而闕筆豈期寸草之無知乃可豁吾之曾
臆言未既僮子蹙然曰子何念之深而辭之感也竊嘗
聞諸夫子以為聖人無憂今子言之若是豈前論之未
析余怫然曰聖人何嘗無憂耶昔庖犧闢宇列聖是承
惟天降水懷山襄陵九服既奠庶績乃凝民飽而嬉非

法曷懲此堯之所以為憂也舜既受禪四罪咸殛萬邦
胥殛羣辟維則厥有瞽叟頑嚚罔德事而弗悅籲天為
泣此舜之所以為憂也禹湯繼立綏厥萬靈蠢茲有苗
戮我典刑士醜厥德天厭其腥大憝不殄孰民云寧此
禹湯之所以為憂也降而至於周公孔子曰荀曰孟或
憂人窮或憂國政或憂道之多艱或憂時之失用雖所
趨之多殊要必歸於一正竊嘗求夫聖人之處心猶止
水與明鏡因彼至而此形吾何有於喜愠又如太虛之

空明忽雲雷之奮迅及雲徹而雷收固無礙夫湛淨故雖謂之無憂實名正而言順是以聖人以為說者而常人不說常人以為病者而聖人不病若夫富者之憂失財貴者之憂失位夸者之憂失名賤者之憂失勢若槩之於聖賢舉名教之大罪今余幸不憂彼而憂此而汝獨以為非是僮子踴然惶愧無地欲質諸萱花亦懷媿於是酌瓊露於椰觴拚玉山之醒醉而筆其言以授僮子則庶幾猶賢於博奕也

擬雅詩

包茅

包茅天子有事於南郊也

包茅輯輯籩豆秩秩百辟駮奔咸位之即維相衆先天
子是翼燭者夜分樂者類擊爵者祇從羞者恭立載籥
載祝載歌載陟神具飲食

有華其星有惠其風有祥其雲有璇其空照臨郊宮帝
誠天通嘉應允豐

爰兆歲穰爰兆國昌爰兆時若爰兆民康斯世有慶
禮備三矣神樂湛矣鸞輅龍旂若有音矣薄言旋馭元
氣參矣晡霽杳冥隱其瞻矣福有大來享自今矣

包茅四章一章十三句一章七句一章五句
一章十句

奚木無本

奚木無本美王從義孝思堂也古者諸侯大
夫至於官師皆得立廟以祭於寢所以厚倫

理昭貴賤使各盡其孝敬之心也肇宗子法
壞後於人者於報本追遠慢不訾省宋朱文
公先生酌古以定祠堂之制於是班班見於
士大夫家而碣石王從義其一也比過雲莊
徵文於僕大其能復古而有關於世教也故
作是詩以貽之

奚木無本奚水不源人遺其先盍是鑒焉於繼於承於
何而受允知其然胡不心疚

秩秩祠宇耿耿其靈維彼孝思格思以誠格思以誠如
聞如覩茲其德馨是享是與盱蠶豐融錫祐伊旅於何
卜之兆厥鍾鼓

禮聿成矣福穰穰矣曰庶曰宗靡不慶矣彼昏蔑焉喪
厥良矣孰其牖之俾復明矣申以是詩後人庶弗忘矣
奚木無本三章一章八句一章十二句一章
十句

維日之良

維日之良祀祖宗於家廟也

維日之良嘉薦令芳於豆於俎是登是將於祖考之堂
燭輝其前鐘韻其傍神具億止風帷褰揚儼承其容光
儼覲其冠裳儼聆其謦歆儼被其文章

維靈歆止我侑我侍胥說胥怡載鼓載吹工祝有嚴儀
物孔備將何以祈躬躬惟畏

匪位秩欲隆匪貨利欲充匪居第欲侈匪禎瑞欲豐
子祈其賢婦祈其從兄祈其友弟祈其恭德祈其厚業

祈其崇族祈其睦時祈其雍維神攸同

維日之良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八句一章四句一章九句

宰木

宰木思親也

苑彼宰木風馬則悲其音伊盛其本則衰嗚呼我天九京叵追有酒有食將安所遺孝有不逮於今信而皇皇靡從泣與涕隨

菀彼宰木風馬則呼其陰伊繁其本則孤嗚呼我天言
歸隴墟有室有堂將安所居孝有不逮於今信諸皇皇
靡從泣與涕俱

菀彼宰木風焉則摧其勢伊安其本則危嗚呼我天九
京莫廻有車有馬將安所馳孝有不逮於今信哉皇皇
靡從泣與涕偕

宰木三章章十二句

風林

風林招友人歸隱也

風號於林靡寧有柯匪雲伊雷匪川奚波使我驚惑隱
憂孔多而獨何心於彼嘯歌子兮歸兮此焉無它

此有旨酒此有異書此有良疇此有美居子兮歸兮其
樂只且

維人之心曷有紀極既隴之獲又思蜀得維培靡厭是
用多失

矧夫一身所享能幾斗珠屋鞋可曰庸鄙苟美苟完斯

可歸矣

言觀天道恒行不足盈則鬼疾謙則神福子寧不知胡
俟余告

而如蘭蕙而如玉金毀之於人實戚我心願言歸兮式
永德音

風林六章一章十句五章章六句

有鳥歸止

有鳥歸止君子思退也

有鳥歸止於彼穹林矰繳靡及笙芋其音伊我言仕歲
聿其深弗知所寧遐不愆心

有鳥棲止於彼灌木矰繳靡加黼黼其羽伊我言仕歲
聿其暮弗知所依遐不思顧

有鳥戾止於彼豐丘矰繳靡施廼息廼休伊我言仕歲
聿其秋弗知所安遐不媿憂

有鳥歸止三章章八句

彼落者花

彼落者花閱歲月之易失也

彼落者花言委於草風以起之色尚鮮好昨焉芬馥今者衰槁子不我觴其奈茲擾

彼落者花言彌其途風以起之色尚不渝昨焉鶯嫵今者鴈徂方陽火許俄雪毳如子不我歌其奈此虞

彼落者花言被於道風以起之色尚妍妙昨顏渥丹今者華皓方祝壽康俄病之告子不我弦其奈茲暴

今人古人悉塵悉土况茲物華其得恒膺子弗日娛歲

不我與

彼落者花四章一章八句二章十二句一章

六句

有田

有田野人遂其閒也弱冠出仕知命而歸爰
處於郊有琴書以自樂也

有田負郭伊邇匪遼我倦而歸於焉逍遙爰力於書且
勤於苗朝斯夕斯以詠以謠式結今好言報風勞

山既我狎川亦余媚維禽維魚亦莫余畏

林則有風洞則有雲釀則有秣饌則有芹樵則有柯釣
則有綸

維人至樂曰邱曰壑得而顓之何有人爵

彼爵與名豈不我榮其或舍旃允有未任允有未仕且
以鼓琴

有田五章一章十句二章四句三章六句

濯足於溪

濯足於溪遂山中之樂也

濯足於溪風薄其衣載撓其波雲影四披維山維林我
屏我聞以遊以觀山水胥輝有問所樂彼惡克知
濯足於溪風襲其袂載撓其波雲影紛避維山維林我
聞我第以娛以嬉山水胥媚有問所樂彼惡可冀
天於清福其畀孔艱借曰畀之亦罔克安

爾塵爾埃爾茹爾苦我溪我山我得我所或杖或几或
罇或俎或舟或輿或吹或鼓溪為我歌山為我舞冥然

心會此適誰語瞻彼白雲使我懷古

濯足四章二章章十句一章四句一章十四

句

觀雲

觀雲野人因之而有所悟也

觀彼雲兮水之濬兮方獸之奔倏而人兮伊世之塵實
與均兮榮悴相生福禍隣兮孰其尸之問無因兮

觀彼雲兮水之澣兮方人之伏倏而虎兮伊世之塵實

與伍兮變則形今滅像古今孰其尸之間無所兮

唯昔至人於此昭徹肆載其明肆泯其潔肆凝其真肆
秘其說無外而外似缺非缺綿綿其存宅宅其蟄願言
以師庶用靡竭

觀雲三章二章十句一章十二句

相彼逝川

相彼逝川閱壯年之不復也

相彼逝川其來奚從滔滔靡竭日夕是同孰艾我年孰

衰我氣孰雪我髮孰灰我志吁嗟衰兮

相彼逝川其來無已滔滔弗回日月隨靡顏不復丹髮
不復玄氣不復銳年不復妍吁嗟衰兮

相彼逝川其來未艾滔滔靡止日月同邁行必杖策坐
必几憑食必噎祝寢必晏興吁嗟衰兮

吁嗟衰兮大聖未免三復抑詩敢不自勉

相彼逝川四章三章九句一章四句

猗若

猗若夢親友也

猗若人兮言別十祺有牽於懷宵見於寐髣髴髮鬢如容
止溫粹惠然見過與昔無異

言御我琴言哨我壺言罇我圃言舟我湖高我能閒嘉
我不渝傾懷以懽與昔靡殊

方爾綢繆戛馬鶴唳雲散雨絕月亦傾墜顧瞻睿然曙
色猶未何時真逢話此襟義

猗若三章章八句

有石可友

有石可友明歸田之不孤也

有石可友玉立伋餘峭拔肆兀厥色翠如維虛其中畜
有若無命以抱雲名實則符正大不倚悠久靡渝愛而
謁之勃然起余

或叩以杖或沃以酒或望而趨或坐與偶載摩其足載
擁其肘載拍其肩載撫其首恬焉受之畧不余否

余方遯野爾適抱雲以我爾交孰挾敢云伊管伊鮑伊

雷伊陳伊古至交亦罔克倫醉視則醒吟繞則文困依
則佚靜對則神一日弗面九竅為塵

嗚呼石友其益孔多不洩所懷介益可嘉願言則之永
保靡它

有石四章一章十二句一章十句一章十三
句一章六句

悼亡

伊余踐仕實以親故由吏而官黽勉朝暮維辜戾是懼

維清白是務室故無聚

亦由汝賢克安以天肆厥躬克蠲肆厥問克宣幸不以
顛

昔我既冠君亦甫笄於配其宜婉有令儀婉有令儀於
姑嫜不違於娣姒不睽於婦道不虧於女紅不衰以迄
於茲如初來歸

五子咸茲蓋有未曉蓋有未曉且弗壽考

始相期偕老今則汝先始相期同樂今汝我捐其嗣之

不延其壽之不綿於誰咎焉豈禮容有愆豈德美未全
豈內助未篤豈中饋未虔如舉不然何以弗年

吾既汝寬而又汝憐乃矢是詩以慰九泉嗚呼奚言嗚
呼奚言

悼亡六章一章七句一章五句一章十一句
一章四句一章十三句一章六句

壽子

壽子示引也

於維我祖肇基青陽揮為弓正爰氏以張厥族孔殷奕
葉振芳周仲孝顯漢良智彰釋之平決博望遠揚折轅
有湛埋輪有綱吳憚昭直蜀賢飛剛五龍佐宋九齡輔
唐睢陽之節山斗與昂燕公之文江漢巨量玄素遺直
志和真藏下迨五季全義循良天水之興齊賢慨慷垂
崖嶺起西土是康橫渠道學於聖有光南軒繼之益熾
益昌天開皇元有公有卿凡吾之胄皆時之望

繫我王父更世多故服戎前茅艱險伊屢其周人急空

橐弗顧垂百其齡可灼平素父年十八獨任家務於江
於淮是亂是遯以隱於賈以晦其著以儉其出以阜其
聚以開我人以篤我祐余時昉冠儒雅是慕維詩維書
靡旦靡莫其業未竟廼仕廼驚親實命之弗荷恒懼幸
無失墜以永終譽豈曰能官菽水攸助甫出五旬遂引
而去

二子喪一今惟汝獨汝兄使存吾豈汝督茲因誕辰畧
汝之告彼聖與賢非四耳目第性湛然不汨於欲夫道

非遠在志之篤維志之篤無堅不窟無遠不躅無高不
升無深不矚其弱可強其暗可煜鐵馬可金石馬可玉
母小成是拊母細娛是逐母師友是拂母祖宗是辱
維人之心匪惡伊善由弗脩養道乃違叛處彼下流其
將孰怨粵天地分歲月無算此身始有胡忍塗炭古人
遺訓方冊具見吾指其南汝進母憚

壽子四章一章三十六句一章三十二句一

章二十五句一章十四句

惜陰

惜陰勉子弟勤於學也

士何所惜匪璧匪金惜焉者何曰維寸陰逝兮亟兮儵
昨與今於時弗力歲日以侵有往蔑還寧不戒心

力焉者何匪文匪賦伊綱伊常是究是務螻蟻有君虎
狼有父鴻鴈有昆雉鳩有婦豺亦祭天獼知本務隨物
省之於道其庶

彼胡釋茲言事口耳雖誦弘博奚利於已若昔聖人夫

豈崇此

聖人所崇維德維義躬行之餘則文則藝華而不實君
子攸棄

吁嗟汝僮其永是從匪播曷苗匪植曷叢勉斯勤斯惟
爾之庸

惜陰五章一章十句一章十二句三章章六
句

操

哀流民操

哀哉流民為鬼非鬼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無緼袍
婦女無完裙哀哉流民剥樹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
流民晝行絕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父子不親
子不親厥親哀哉流民言辭不忍聽號泣不忍聞哀哉
流民朝不敢保夕莫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已滿路
生者與鬼隣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兒錢數文哀哉
流民甚至不得將割愛委路塵哀哉流民何時天雨粟

使汝俱生存
哀哉流民

歸田類稿卷十四